陳書

六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沈君理

王瑒

陸繕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也祖僧旻梁左民尚書父巡素與高祖相善梁太清中爲東陽太守侯景平後元帝徵爲少府卿荆州陷蕭詧署金紫光祿大夫君理美風儀博涉經史有識鑒起家

湘東王法曹參軍高祖鎮南徐州巡遣君理自
東陽謁于高祖高祖器之命尚會稽長公主辟
爲府西曹掾稍遷中衛豫章王從事中郎尋加
明威將軍兼尚書吏部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
監吳郡高祖受禪拜駙馬都尉封永安亭侯出
爲吳郡太守是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軍國之
用咸資東境君理招集士卒脩治器械民下悅
附深以幹理見稱世祖嗣位徵爲侍中遷守左
民尚書未拜爲明威將軍丹陽尹天嘉二年重

授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尋改前軍將軍四年
除安都徙鎮江州以本官監南徐州六年出爲
仁威將軍東陽太守天康元年以父憂去職君
理因自請往荆州迎喪柩朝議以在位重臣難
令出境乃遣長兄君嚴往焉及還將葬詔贈巡
侍中領軍將軍謚曰敬子其年起君理爲信威
將軍左衛將軍又起爲持節都督東衡衡二州
諸軍事仁威將軍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内史又
起爲明威將軍中書令前後奪情者三並不就

太建元年服闋除太子詹事行東宮事遷吏部
尚書二年高宗以君理女爲皇太子妃賜爵望
蔡縣侯邑五百戶四年加侍中五年遷尚書右
僕射領吏部侍中如故其年有疾輿駕親臨視
九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太子少傅喪事
所須隨由資給重贈翊左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侍中如故謚曰貞憲君理子遵儉早卒以弟君
高子遵禮爲嗣君理第五叔邁亦方正有幹
局仕梁爲尚書金部郎永定中累遷中書侍郎

天嘉中歷太僕廷尉出爲鎭東始興王長史會
稽郡丞行東揚州事光大元年除尚書吏部郎
太建元年遷爲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二年卒
時年五十二贈散騎常侍君理第六弟君高學
季高少知名性剛直有吏能以家門外戚早居
清顯歷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高宗司空府從
事中郎廷尉卿太建元年東境大水百姓飢弊
乃以君高爲貞威將軍吳令尋除太子中庶子
尚書吏部郎衛尉卿出爲宣遠將軍平南長沙

王長史南海太守行廣州事以女爲王妃固辭不行復爲衛尉卿八年詔授持節都督廣等十八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嶺南俚獠世相攻伐君高本文吏無武幹推心撫御甚得民和十年卒于官時年四十七贈散騎常侍諡曰祁子

王瑒字子璵司空沖之第十二子也沈靜有器局美風儀舉止醖藉梁大同中起家祕書郎遷太子洗馬元帝承制徵爲中書侍郎直殿省仍

掌相府管記出爲東宮內史遷太子中庶子丁所生母憂歸于丹陽江陵陷梁敬帝承制除仁威將軍尚書吏部郎中貞陽侯僭位以敬帝爲太子授瑒散騎常侍侍東宮尋遷長史兼侍中高祖入輔以爲司徒左長史永定元年遷守五兵尚書世祖嗣位授散騎常侍領太子庶子侍東宮遷領左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常侍侍中如故瑒爲侍中六載父沖嘗爲瑒辭領中庶子世祖顧謂沖日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政欲使太子

徵有瑒風法耳廢帝嗣位以侍中領左驍騎將軍光大元年以父憂去職高宗即位太建元年復除侍中領左驍騎將軍遷度支尚書領羽林監出爲信威將軍雲麾始興王長史行州府事未行遷中書令尋加散騎常侍除吏部尚書常侍如故瑒性寬和及居選職務在清靜謹守文案無所抑揚尋授尚書右僕射未拜加侍中遷左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瑒兄弟三十餘人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遍及近親敦誘諸弟並稟

其規訓太建六年卒時年五十四贈侍中特進護軍將軍喪事隨所資給謚曰光子瑒第十三弟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早歷清顯年五十官至侍中永定元年使於齊以陳郡袁憲爲副齊以王琳之故執而囚之齊文宣帝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有他怒則召殺之以快其意瑜及憲並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彥憫其無辜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詔復侍中頃之卒時年四十贈本官謚曰貞子

陸繕字士繻吳郡吳人也祖惠曉齊太常卿父
倕梁御史中丞繕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起家
梁宣惠武陵王法曹參軍承聖中授中書侍郎
掌東宮管記江陵陷繕微服遁還京師紹泰元
年除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以父任所終固辭
不就高祖引繕爲司徒司馬遷給事黃門侍郎
領步兵校尉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永定元年
遷侍中時留異擁割東陽新安人向文政與異
連結因據本郡朝廷以繕爲貞威將軍新安太

守世祖嗣位徵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
東宮管記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世祖使太子
諸王咸取則焉其趨步躡履皆令習繕規矩除
尚書吏部郎中步兵如故仍侍東宮陳寶應平
後出爲貞毅將軍建安太守秩滿爲散騎常侍
御史中丞猶以父之所終固辭不許乃權換廨
宇徙居之太建初遷度支尚書侍中太子詹事
行東宮事領揚州大中正及太子親莅庶政解
行事加散騎常侍改加侍中遷尚書右僕射尋

遷左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更爲尚書僕射領前將軍重授左僕射領揚州大中正別勑令與徐陵等七人參議政事十二年卒時年六十三贈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太子以繕東宮舊臣特賜祖奠繕子辯惠年數歲詔引入殿內辯惠應對進止有父風高宗因賜名辯惠字敬仁去繕兄子見賢亦方雅高宗爲揚州牧乃以爲治中從事史深被知遇歷給事黃門侍郎長沙鄱陽二王長史帶尋陽太守少府

卿太建十年卒時年五十贈廷尉卿謚曰平子
史臣曰夫衣冠雅道廊廟嘉猷諒以操履敦脩
局宇詳正經曰容止可觀詩言其儀罔忒彼三
子者其有斯風焉

列傳第十七　　　陳書二十三

列傳第十八　　陳書二十四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周弘正 弟弘直 弘直子確

袁憲

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城人也晉光祿大夫顗之九世孫也祖顒齊中書侍郎領著作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爲叔父侍中護軍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神情穎晤清理警發後

世知名當出吾右河東裴子野深相賞納請以女妻之十五召補國子生仍於國學講周易諸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其日淺弗之許焉博士到洽議曰周郎年未弱冠便自講一經雖曰諸生實堪師表無俟策試起家梁太學博士晉安王爲丹陽尹引爲主簿出爲鄴令丁母憂去職服闋歷曲阿安吉令普通中初置司文義郎直壽光省以弘正爲司義侍郎大通二年梁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得

立乃以晉安王爲皇太子弘正乃奏記曰竊聞
撝謙之象起於羲軒爻畫揖讓之源生於堯舜
禪受其來尚矣可得而詳焉夫以廟堂汾水殊
途而同歸稷契巢許異名而一貫出者稱爲元首
處者謂之外臣莫不內外相資表裏成治斯蓋萬
代同規百王不易者也暨于三王之世澆變以陵夷
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乃至七國爭雄劉項競逐
皇漢扇其俗有晉揚其波謙讓之道廢多歷年
所矣夫文質遞變澆淳相革還樸反古今也其

時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將聖聰明神武百辟冠冕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下明詔以大王為國之儲副乃天下之本焉雖復夏啓周誦漢儲魏兩此數君者安足為大王道哉意者願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弃萬乘如脫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吴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能使無為之化復興於遂古讓王之道不墜於來葉豈不盛歟豈不盛歟弘正陋學書生義慚

稽古家自汝潁世傳忠烈先人決曹掾燕抗辭九諫高節萬乘正色三府雖盛德之業將絕而狂直之風未墜是以敢布腹心肆其愚瞽如使芻言野說少陳於聽覽縱復委身鼎鑊之下絕命肺石之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其抗直守正皆此類也累遷國子博士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弘正啓梁武帝周易疑義五十條又請釋乾坤二繫曰臣聞易稱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然後知聖人之情幾

可見矣自非含微體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賾致遠而宣尼比之桎梏絕韋編於漆字軒轅之所聽瑩遺玄珠於赤水伏惟陛下一日萬機匪勞神於瞬息凝心妙本常自得於天眞聖智無以隱其幾深明神無以淪其不測至若爻畫之苞於六經文辭之窮於兩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抵掌以終年莫有試遊其藩未嘗一見其涘自制旨降談裁成易道析至微於秋毫渙曾冰於幽谷臣親承音旨職司宣授後進

詵詵不無傳業但乾坤之蘊未剖繫表之妙莫
詮使一經深致尚多所惑臣不涯庸淺輕率短
陋謹與受業諸生清河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
於乾坤二繫象爻未啓伏願聽覽之閑曲垂提
訓得使微臣鑽仰成其篤習後昆好事專門有
奉自惟多幸懽沐道於堯年肄業終身不知老
之將至天尊不聞而冒陳請冰谷寘懷罔識攸
厝詔答曰設卦觀象事遠文高作繫表言辭深
理奧東魯絶編之思西伯幽憂之作事逾三古

人更七聖自商瞿稟承子庸傳授篇簡湮沒歲月遼遠田生表菑川之譽梁丘擅琅邪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人藏荆山之寶各盡玄言之趣説或去取意有詳略近搢紳之學咸有稽疑隨答所問已具别解知與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須釋乾坤文言及二繫萬機小暇試當討論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大同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厄運數年當有兵起吾與汝不知何所逃之及梁武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階此矣京城陷

弘直爲衡陽內史元帝在江陵遺弘直書曰適
有都信賢兄博士平安但京師搢紳無不附逆
王克巳爲家臣陸緬身充卒伍唯有周生確乎不
拔言及西軍潺湲掩淚恒思吾至如望歲焉松柏
後凋一人而巳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弘正與弘
讓自拔迎軍僧辯得之甚喜即日啓元帝元帝
手書與弘正曰獯醜逆亂寒暑亟離海內相識
零落略盡韓非之智不免秦獄劉歆之學猶弊
亡新音塵不嗣每以耿灼常欲訪山東而尋子

雲問關西而來伯起遇有今信力附相聞遲比
來卹慰其延佇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
吳喜獲二陸今我破賊亦得兩周今古一時足
爲連類及弘正至禮數甚優朝臣無與比者授
黃門侍郎直侍中省俄遷左民尚書尋加散騎
常侍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
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
正其於義理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及侯
景平僧辯啓送祕書圖籍勅弘正讎校時朝議

遷都朝士家在荆州者皆不欲遷唯弘正與僕射王裒言於元帝曰若東脩以上諸士大夫微見古今者知帝王所都本無定處無所與疑至如黔首萬姓若未見輿駕入建鄴謂是列國諸王未名天子今宜赴百姓之心從四海之望時荆陝人士咸云王周皆是東人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若東人勸東謂爲非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良策元帝乃大笑之竟不還都及江陵陷弘正遁圍而出歸於京師敬帝以

爲大司馬王僧辯長史行揚州事太平元年授侍
中領國子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高祖受禪授
太子詹事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
迎高宗三年自周還詔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
章紫綬領慈訓太僕廢帝嗣位領都官尚書揔
知五禮事仍授太傅長史加明威將軍高宗即位
遷特進重領國子祭酒豫州大中正加扶太建
五年授尚書右僕射祭酒中正如故尋勑侍東
宮講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朝廷舊臣德望素

重於是降情屈禮橫經請益有師資之敬焉弘
正特善玄言兼明釋典雖碩學名僧莫不請質
疑滯六年卒于官時年七十九詔曰追遠褒德
抑有恒規故尚書右僕射領國子祭酒豫州大
中正弘正識宇凝深藝業通備辭林義府國老
民宗道映庠門望高禮閣卒然殂殞朕用惻然
可贈侍中中書監喪事所須量加資給便出臨
哭謚曰簡子所著周易講疏十六卷論語疏十
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兩卷集

二十卷行于世子墳官至吏部郎弘正二弟弘讓弘直弘讓性簡素博學多通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弘直字思方幼而聰敏解褐梁太學博士稍遷西中郎湘東王外兵記室參軍與東海鮑泉南陽宗懍平原劉緩沛郡劉瑴同掌書記入爲尚書儀曹郎湘東王出鎮江荆二州累除錄事諮議參軍帶柴桑當陽二縣令及梁元帝承制授假節英果將軍世子長史尋除智武將軍衡

陽內史遷貞毅將軍平南長史長沙內史行湘
州府州事湘濱縣侯邑六百戶歷邵陵零陵太
守雲麾將軍昌州刺史王琳之舉兵也弘直在湘
州琳敗乃還朝天嘉中歷國子博士廬陵王長
史尚書左丞領羽林監中散大夫祕書監掌國
史遷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太建七年
遇疾且卒乃遺疏勑其家曰吾今年已來筋力
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唯務行
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七十

餘年頗經稱足啓手告全差無遺恨氣絕已後便
買市中見材材必須小形者使易提挈斂以時服
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箸單衣裙
衫故履既應侍養宜備紛帨或逢善友又須香
烟棺內唯安白布手巾麤香爐而已其外一無
所用卒于家時年七十六有集二十卷子確
確字士潛美容儀寬大有行檢博涉經史篤好
玄言世父弘正特所鍾愛解褐梁太學博士司
徒祭酒晉安王主簿高祖受禪除尚書殿中郎

累遷安成王限內記室高宗即位授東宮通事舍人丁母憂去職及歐陽紇平起爲中書舍人命於廣州慰勞服闋爲太常卿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太子家令以父憂去職尋起爲貞威將軍吳令確固辭不之官至德元年授太子左衛率中書舍人遷散騎常侍加貞威將軍信州南平王府長史行揚州事爲政平允稱爲良吏遷都官尚書禎明初遘疾卒于官時年五十九詔贈散騎常侍太常卿官給喪事

袁憲字德章尚書左僕射樞之弟也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脩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每有新議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義憲時年十四被召爲國子正言生謁祭酒到溉溉目而送之愛其神彩在學一歲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

候弘正會弘正將登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樹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奧賾得無憚此後生耶何謝於是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閑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稚相期時學衆滿堂觀者重沓而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請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咨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爲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爲

兒買第耶學司銜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
抗答剖析如流到溉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
及君正將之吳郡溉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
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
局去賢子遠矣尋舉高第以貴公子選尚南
沙公主即梁簡文之女也大同元年釋褐祕書
郎太清二年遷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吳
郡尋丁父憂哀毀過禮敬帝承制徵授尚書
殿中郎高祖作相除司徒戶曹永定元年授中

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黃門侍郎王瑜使齊數年不遣天嘉初乃還四年詔復中書侍郎直侍中省太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仍知太常事二年轉尚書吏部侍郎尋除散騎常侍侍東宮三年遷御史中丞領羽林監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叔英由是坐免黜自是朝野皆嚴憚焉憲詳練朝章尤明聽斷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即伺閑暇常為上言之其所申理者甚衆嘗陪醼承香閣賓退之後

高宗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談宴終日高宗目憲而謂俊曰表家故爲有人其見重如此五年入爲侍中六年除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不拜改授明威將軍南康内史九年秩滿除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尋而爲眞憲以父居清顯累表自求解任高宗曰諸人在職屢有誇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別相甄録且勿致辭十三年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簡懿子爲左僕射至是憲爲右僕射臺省内目簡懿爲大僕

射憲爲小僕射朝廷榮之及高宗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憲指麾部分預有力焉後主被瘡病篤執憲手曰我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羣情喁喁冀聖躬康復後事之旨未敢奉詔以功封建安縣伯邑四百戶領太子中庶子餘並如故尋除侍中信威將軍太子詹事至德元年太子加元服二年行釋奠之禮憲於是表請解職後主不許給扶二人進號雲麾將軍置佐史皇太子頗不率

典訓憲手表陳諫凡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而心无悛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爲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賞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嗣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夏竟廢太子爲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事歎曰袁德章實骨鯁之臣即日詔爲尚書僕射禎明元年隋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宫城北掖門宫衛皆散走朝士稍各引去惟憲衛侍左右後主

謂憲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柏後凋也後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前殿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後堂景陽殿入後主投下井中憲拜哭而出京城陷入于隋隋授使持節昌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開皇十四年詔授晉王府長史十八年卒時年七十贈大將軍安城郡公謚曰簡長子承家仕

隋至祕書丞國子司業

史臣曰梁元帝稱士大夫中重汝南周弘正信哉斯言也觀其雅量標舉尤善玄言亦一代之國師矣袁憲風格整峻徇義履道韓子稱爲人臣委質心無有二憲弟渝終始良可嘉焉

列傳第十八　陳書二十四

列傳第十九　陳書二十五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裴忌

孫瑒

裴忌字無畏河東聞喜人也祖髦梁中散大夫父之平倜儻有志略召補文德主帥梁普通中衆軍北伐之平隨都督夏矦亶克定渦潼以功封費縣矦會衡州部民相聚寇抄詔以之平爲假節超武將軍都督衡州五郡征討諸軍事及

之平至即皆平殄梁武帝甚嘉賞之元帝承聖中累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晉陵太守世祖即位除光祿大夫慈訓宮衛尉並不就乃築山穿池植以卉木居處其中有終焉之志天康元年卒贈仁威將軍光祿大夫謚曰信子忌少聰敏有識量頗涉史傳爲當時所稱解褐梁豫章王法曹參軍侯景之亂忌招集勇力隨高祖征討累功爲寧遠將軍及高祖誅王僧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吳郡高祖遣黃他率衆攻之僧智出

兵於西昌門拒戰他與相持不能克高祖謂忌
曰三吳輿壤舊稱饒沃雖凶荒之餘猶爲殷盛
而今賊徒扇聚天下搖心非公無以定之宜善
思其策忌乃勒部下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
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疑大軍至輕
舟奔杜龕忌入據其郡高祖嘉之表授吳郡太
守高祖受禪徵爲左衞將軍天嘉初出爲持節
南康内史時義安太守張紹賓據郡反世祖以
忌爲持節都督嶺北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還除

散騎常侍司徒左長史五年授雲麾將軍衛尉卿封東興縣侯邑六百戶及華皎稱兵上流高宗時爲録尚書輔政盡命衆軍出討委昱揔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及皎平高宗即位太建元年授東陽太守改封樂安縣侯邑一千戶四年入爲太府卿五年轉都官尚書吴明徹督衆軍北伐詔昱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軍師將軍豫州刺史昱善於綏撫甚得民和改授使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譙州刺史未及之官會明徹

受詔進討彭汴以忌爲都督與明徹掎角俱進呂梁軍敗陷于周周授上開府隋開皇十四年卒於長安時年七十三

孫瑒字德璉吳郡吳人也祖文惠齊越騎校尉清遠太守父循道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瑒少倜儻好謀略博涉經史尤便書翰起家梁輕車臨川嗣王行參軍累遷爲安西邵陵王水曹中兵參軍事王出鎮郢州瑒盡室隨府甚被賞遇太清之難授假節宣猛將軍軍主王僧辯之

討侯景也王琳爲前軍琳與瑒同門乃表薦爲戎昭將軍宜都太守仍從僧辯救徐文盛於武昌會郢州陷乃留軍鎮巴陵脩戰守之備俄而侯景兵至日夜攻圍瑒督所部兵悉力拒戰賊衆奔退瑒從大軍沿流而下及克姑孰瑒力戰有功除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縣侯邑一千戶尋授假節雄信將軍衡陽内史未及之官仍遷衡州平南府司馬破黄洞蠻賊有功除東莞太守行廣州刺史尋除智武將軍監湘州事敬帝

嗣位授持節仁威將軍巴州刺史高祖受禪王
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徵瑒爲太府卿加
通直散騎常侍及王琳入寇以瑒爲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郢荆巴武湘五州諸軍事安西將
軍郢州刺史揔留府之任周遣大將史寧率衆
四萬乘虛奄至瑒助防張世貴舉外城以應之
所失軍民男女三千餘口周軍又起土山高梯
日夜攻逼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十餘樓
時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瑒親自撫巡行酒

賦食士卒皆爲之用命周人苦攻不能克乃矯授瑒柱國郢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僞許以緩之而潛修戰具樓雉器械一朝嚴設周人甚憚焉及聞大軍敗王琳乘勝而進周兵乃解瑒於是盡有中流之地集其將士而謂之曰吾與王公陳力協義同獎梁室亦已勤矣今時事如此天可違乎遂遣使奉表詣闕天嘉元年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封定襄縣侯邑一千戶瑒懷不自安乃固請入朝徵爲散騎

常侍中領軍未拜而世祖從容謂瑒曰昔朱買臣願爲本郡卿豈有意乎仍改授持節安東將軍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及將之鎮乘輿幸近畿餞送鄉里榮之秩滿徵拜散騎常侍中護軍鼓吹如故留異之反東陽詔瑒督舟師進討異平遷鎮右將軍常侍鼓吹並如故頃之出爲使持節安東將軍建安太守光大中以公事免尋起爲通直散騎常侍高宗即位以瑒功名素著深委任焉太建四年授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

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出鎮公安瑒增脩城池懷服邊遠爲隣境所憚居職六年又以事免更爲通直散騎常侍及吴明徹軍敗吕梁授使持節督緣江水陸諸軍事鎮西將軍給鼓吹一部尋授散騎常侍都督荆郢巴武湘五州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將軍鼓吹竝如故十二年坐壇場交通抵罪後主嗣位復除通直散騎常侍兼起部尚書尋除中護軍復爵邑入爲度支尚書領步兵校尉俄加散騎常侍遷侍中祠部尚書後

主頻幸其第及著詩賦述勳德之美展君臣之
意焉又爲五兵尚書領右軍將軍侍中如故以
年老累乞骸骨優詔不許禎明元年卒官時年
七十二後主臨哭盡哀贈護軍將軍侍中如故
給鼓吹一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量加資給
諡曰桓子瑒事親以孝聞於諸弟甚篤睦性通泰
有財物散之親友其自居處頗失於奢豪庭
院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鍾舞女當世罕儔賓客
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

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
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常於山齋設
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爲學者所稱而處
已率易不以名位驕物時興皇寺朗法師該通
釋典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又
巧思過人爲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有
鑒識男女婚姻皆擇素貴及卒尚書令江摠爲
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民尚書蔡
徵宣敕就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煙水驚波

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
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勤此意如何時論以爲
榮瑒二十一子咸有父風世子讓早卒第二子
訓頗知名歷臨湘令直閤將軍高唐太守陳亡
入隋
史臣曰在梁之季寇賊寔繁高祖建義杖旗將
寧區夏裴忌早識攀附毎預戎麾摧鋒却敵立
功者數矣孫瑒有文武幹略見知時主及行軍
用兵師司馬之法至於戰勝攻取屢著勳庸加

以好施接物士咸慕向然性不循恒頻以罪免
蓋亦陳湯之徒焉

列傳第十九　陳書二十五

列傳第二十　　陳書二十六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徐陵　子儉　弟孝克

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也祖超之齊鬱林太守梁員外散騎常侍父摛梁戎昭將軍太子左衛率贈侍中太子詹事諡貞子母臧氏甞夢五色雲化而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焉時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惠雲法師

每嗟陵早成就謂之顏回八歲能屬文十二通
莊老義既長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辯梁普通二
年晉安王爲平西將軍寧蠻校尉父摛爲王諮
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大通二年王立爲
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
郎出爲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
風聞劾陵在縣贓汙因坐免久之起爲南平王
府行參軍遷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宮撰
長春殿義記使陵爲序又令於少傅府述所製

莊子義尋遷鎮西湘東王中記室參軍太清二
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
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
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
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及侯景寇京師
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
衣若居憂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
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陵乃致
書於僕射楊遵彥曰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

陽志冥通飛泉湧於踈勒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隣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顚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鳳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䂬東南盛旱坼三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爲時斯固窮通之恒理也至如荆州刺史湘東王機

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為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揔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鍾未足須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戡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豳王徙雍朞月為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常藐藐馴雉北飛肅眘茬茬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尋陽經塗何幾至於鐺鐺曉漏的的宵烽隔

溆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盌遥憶溢城峯號香鑪依然盧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匯派屯戍淪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屩彼何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銅駝之街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為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盧江義陽安陸皆

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
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脫殞
輕軀幸非邊吏之辜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遊
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
躬要寶劍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
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
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爲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何
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
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

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
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樓之儀微騎
間行寧望輶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
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
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爲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
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
還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
厲旣不獲投身社稷衞難乘輿四冢磔蚩尤千
刀剸王莽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寇讎珮弭腰

韃為其皂隸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狙詐遂
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罃之請所以奔
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譏憾政復葅
觔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
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公主都人士
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丘墟蕪薉蓬蒿瑟
偃師還望咸為草萊霸陵回首俱沾霜露此又
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讎我以何親爭歸
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

於駿驥吾雖不敏常慕前脩不圖明庶有懷翻其以此旨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凶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爲葛榮之黨邪爲邢杲之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爲凶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恒居則台司行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彝章不勞請著爲籌使當屈指能筭景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皐家留河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祕事竝若雲霄英俊訏謨寧非帷

幄或陽譙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羇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爲間諜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姦關路雞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敝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徇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

帥竝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馘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襄老蒙歸虞哥引路吾等張擅拭玉脩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于贈賄公恩既被賓敬無違今者何慿翻蒙貶責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祆氣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鍾鼓況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則

雖蒙養護更天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
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
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諱夫屯亨治亂豈有意於
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
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豈銀
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決政恐南
陽菊水貢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可望若以此
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囿文林
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

春秋微宣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
之多門或陪臣之凉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輿國
之賓周伯無愆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於兩館
縶驥子於三年斯貶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
例也至於雙崤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
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於秦庭
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脣
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
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

霸也孫甘言以娀媚曹屈詐以羈縻旋軫感到
於句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
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
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爲邦之勝略也抑又
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
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銘物敦敬養以治民
預有邦司會無隆替吾奉違溫凊仍屬亂離寇
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
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稟竹源豈空桑行路合

情猶其相愍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
趨非云忠國况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吏明
經鴟式鳥知禮巡省方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
尊耆老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
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祈銜
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
孝之言皆應齰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
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
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

驅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饑民臺署郎官俱餓墻壁況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豹非貔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鴈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

而回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喻若鄙言爲謬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齰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黄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千祈以屢哽慟增深遵彦音不報書及江陵陷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爲梁嗣乃遺

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詞也及淵明之入僧辯得陵大喜接待饋遺其禮甚優以陵爲尚書吏部郎掌詔誥其年高祖率兵誅僧辯仍進討韋載時任約徐嗣徽乘虛襲石頭陵感僧辯舊恩乃往赴約及約等平高祖釋陵不問尋以爲貞威將軍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于齊還除給事黃門侍郎祕書監高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左丞如故天嘉初除太府卿四年遷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

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諱爲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權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爲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天康元年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

求官諠競不已者陵乃爲書宣示曰自古吏部
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冑逐其大
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
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
此紛雜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亦無條
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之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
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令負
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
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

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异亦爲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爲丞相此復可爲例邪既忝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廢帝即位高

宗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高宗纂曆封建昌縣侯邑五百戸太建元年除尚書右僕射三年遷尚書左僕射陵抗表推周弘正王勱等高宗召陵入内殿曰卿何爲固辭此職而舉人乎陵曰周弘正從陛下西還舊藩長史王勱太平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與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高宗苦屬之陵乃奉詔及朝議北伐高宗曰朕意已決卿可舉元帥衆議咸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陵獨曰不然

吴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
無過者於是爭論累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
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
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爲大都督令忌監軍事
遂克淮南數十州之地高宗因置酒舉杯屬陵
曰賞卿知人陵避席對曰定策出自聖衷非臣
之力也其年加侍中餘竝如故七年領國子祭
酒南徐州大中正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
中給扶又除領軍將軍八年加翊右將軍太子

詹事置佐史俄遷右光禄大夫餘竝如故十年
重爲領軍將軍尋遷安右將軍丹陽尹十三年
爲中書監領太子詹事給鼓吹一部侍中將軍
右光禄中正如故陵以年老累表求致仕高宗
亦優之乃詔將作爲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
主即位遷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餘如故至德
元年卒時年七十七詔曰愼終有典抑乃舊章
令德可甄諒宜追遠侍中安右將軍左光禄大
夫太子少傅南徐州大中正建昌縣開國矦陵

弱齡學尚登朝秀穎業高名輩文曰詞宗朕近
歲承華特相引狎雖多卧疾方期克壯奄然殞
逝震悼于懷可贈鎮右將軍特進其侍中左光
禄鼓吹侯如故并出舉哀喪事所須量加資給
謚曰章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
營樹禄俸與親族共之大建中食建昌邑邑户
送米至于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
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絶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
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

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宮
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
較四座莫能與抗目有青睛時人以為聰惠之相
也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
製而九錫尤美為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
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之徒接引無倦世祖高
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
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
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後逢喪亂多

散失存者三十卷有四子儉份儀傳

儉一名衆幼而脩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正重其為人妻以女梁太清初起家豫章王府行叅軍侯景亂陵使魏未反儉時年二十一攜老幼避于江陵梁元帝聞其名召為尚書金部郎中嘗侍宴賦詩元帝歎賞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江陵陷復還於京師永定初為太子洗馬遷鎮東從事中郎天嘉三年遷中書侍郎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高宗令儉持節喻旨

紇初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
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轉禍為
福未為晩也紇默然不答懼儉沮其衆不許入
城置儉於孤園寺遣人守衛累旬不得還紇嘗
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
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
不見留紇於是乃遣儉從間道馳還高宗乃命
章昭達率衆討紇仍以儉悉其形勢勑儉監昭
達軍紇平高宗嘉之賜奴婢十人米五百斛除

鎭北鄱陽王諮議參軍兼中書舍人累遷國子博士大匠卿餘並如故尋遷黄門侍郎轉太子中庶子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以公事免尋起爲中衛始興王限外諮議參軍兼中書舍人又爲太子中庶子遷貞威將軍太子左衛率舍人如故後主立授和戎將軍宣惠晉熙王長史行丹陽郡國事俄以父憂去職尋起爲和戎將軍累遷尋陽内史爲政嚴明盜賊靜息遷散騎常侍襲封建昌侯入爲御史中丞儉性公

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揔望重一時亦爲儉所
糾劾後主深委任焉又領右軍禎明二年卒份
少有父風年九歲爲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
屬文亦不加此解褐爲祕書郎轉太子舍人累
遷豫章王主簿太子洗馬出爲海鹽令甚有治
績秩滿入爲太子洗馬份性孝悌陵嘗遇疾甚
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如此者三
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太建
二年卒時年二十二儀少聰警以周易生舉高

第爲秘書郎出爲烏傷令禎明初遷尚書殿中郎尋兼東宮學士陳亡入隋開皇九年隱于錢塘之赭山煬帝召爲學士尋除著作郎大業四年卒

孝克陵之第三弟也少爲周易生有口辯能談玄理既長遍通五經博覽史籍亦善屬文而文不逮義深梁太清初起家爲太學博士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京邑大飢餓死者十八九孝克養

毋饘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臧盾之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之曰今飢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富人望彼此俱濟於卿意如何臧氏弗之許也時有孔景行者爲侯景將富於財孝克密因媒者陳意景行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供養孝克又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絶後景行戰死臧伺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

事非爲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孝克默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爲夫妻後東遊居于錢塘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也尋復去職太建四年徵爲祕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高宗甚嘉其操行六年除國子博士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尋爲眞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高宗密

詔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不能對自是斌以意伺之見孝克取珍果內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更尋訪方知還以遺母斌以實啓高宗嗟歎良久乃勑所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禎明元年入爲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閤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之省

西抵閤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昏夜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閤自然開閉居省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卽居之經涉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以爲貞正所致孝克性清素而好施惠故不免飢寒後主勑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隨得隨盡二年爲散騎常侍侍東宮陳亡隨例入關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之後孝克遂常噉麥有

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之焉開
皇十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令於尚
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
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時年七十三臨終正
坐念佛室內有非常異香氣隣里皆驚異之子
萬載仕至晉安王功曹史太子洗馬

史臣曰徐孝穆挺五行之秀稟天地之靈聰明
特達籠罩今古及締構興王遭逢泰運位隆朝
宰獻替謀猷蓋亮直存矣孝克砥身厲行養親

逾禮亦參閔之志歟

列傳第二十　　陳書二十六

列傳二十一　陳書二十七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江總

姚察

江總字摠持濟陽考城人也晉散騎常侍統之十世孫五世祖湛宋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忠簡公祖蒨梁光禄大夫有名當代父紑本州迎主簿少居父憂以毀卒在梁書孝行傳總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舅吳平光侯蕭勱名重

當時特所鍾愛嘗謂揔曰爾操行殊異神采英拔
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辭采家傳賜書
數千卷揔晝夜尋讀未嘗輟手年十八解褐宣惠
武陵王府法曹參軍中權將軍丹陽尹何敬容開
府置佐史竝以貴胄充之仍除敬容府主簿遷尚
書殿中郎梁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揔預同
此作帝覽揔詩深降嗟賞仍轉侍郎尚書僕射范
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
竝高才碩學揔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爲忘

年友會之遴嘗酬揔詩其略曰上位居崇禮寺署鄰栖息忌聞曉騶唱每畏晨光赩高談意未窮晤對賞無極探急共遨遊休沐忘退食曷用銷鄙吝枉趾覲顏色下上數千載揚搉吐胷臆其爲通人所欽挹如此遷太子洗馬又出爲臨安令還爲中軍宣城王府限內録事參軍轉太子中舍人及魏國通好勑以揔及徐陵攝官報聘揔以疾不行侯景寇京都詔以揔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揔避難崎嶇累年至會稽郡憩於

龍華寺乃製修心賦略序時事其辭曰太清四年秋七月避地于會稽龍華寺此伽藍者余六世祖宋尚書右僕射州陵矦元嘉二十四年之所構也矦之王父晉護軍將軍彪昔莅此邦卜居山陰都陽里貽厥子孫有終焉之志寺域則宅之舊基左江右湖面山背壑東西連跨南北紆縈聊與苦節名僧同銷日用曉脩經戒夕覽圖書寢處風雲憑棲水月不意華戎莫辨朝市傾淪以此傷情情可知矣啜泣濡翰豈攄鬱結

庶後生君子憫余此槩焉嘉南斗之分次肇東越之靈松表檜風於韓什箸鎮山於周記蘊大禹之金書鐫暴秦之在字太史來而探宂鍾離去而開笥信竹箭之爲珍何珷玞之罕值奉盛德之鴻祀寓安禪之古寺寔豫章之舊圖成黃金之勝地遂寂默之幽心若鏡中而遠尋覃曾阜之超忽迹平湖之迥深山條偃蹇水葉侵淫挂猿朝落飢鼯夜吟菓叢藥苑桃蹊橘林梢雲拂日結暗生陰保自然之雅趣鄙人間之荒雜

望島嶼之邅回面江源之重沓泛流月之夜迥
曳光煙之曉匝風引蜩而嘶譟雨鳴林而脩颸
鳥稍狎而知來雲無情而自合爾迺野開靈塔
地築禪居喜園迢遰樂樹扶踈經行籍草宴坐
臨渠持戒振錫度影甘蔬堅固之林可喻寂滅
之場覺如異曲終而悲起非木落而悲始豈降
志而辱身不露才而揚己鍾風雨之如晦倦鷄
鳴之聒耳幸避地而高棲憑調御之遺旨折四
辯之微言悟三乘之妙理遣十纏之繫縛祛五

惑之塵滓久遺榮於勢利㡯忘累於妻子感意
氣於疇日寄知音於來祀何遠客之可悲知自
憐其何已揔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揔又自會
稽往依焉梁元帝平侯景徵揔爲明威將軍始
興內史以郡秩米八百斛給揔行裝會江陵陷遂
不行揔自此流寓嶺南積歲天嘉四年以中書侍
郎徵還朝直侍中省累遷司徒右長史掌東宮
管記給事黃門侍郎領南徐州大中正授太子
中庶子通直散騎常侍東宮中正如故遷左

民尚書轉太子詹事中正如故以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微行摠舍上怒免之尋爲侍中領左驍騎將軍復爲左民尚書領左軍將軍未拜又以公事免尋起爲散騎常侍明烈將軍司徒左長史遷太常卿後主即位除祠部尚書又領左驍騎將軍參掌選事轉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尋遷尚書僕射參掌如故至德四年加宣惠將軍量置佐史尋授尚書令給鼓吹一部加扶餘竝如故策曰於戲夫文昌政

本司會治經章彪謂之樞機李固方之斗極況
其五曹斯綜百揆是諧同冢宰之司專臺閣之
任惟爾道業標峻寓量弘深勝範清規風流以
爲准的辭宗學府衣冠以爲領袖故能師長六
官具瞻允塞明府八座儀形載遠其端朝握揆
朕所望焉往欽哉懋建爾徽猷亮采我邦國可
不慎歟禎明二年進號中權將軍京城陷入隋
爲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時年七十六
揔管自敘其略曰歷升清顯備位朝列不邀世

利不涉權幸嘗撫躬仰天太息曰莊青翟位至丞相無迹可紀趙元叔爲上計吏光乎列傳官陳以來未嘗逢迎一物干預一事悠悠風塵流俗之士頗致怨憎榮枯寵辱不以介意太建之世權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後主昔在東朝留意文藝夙荷昭晉恩紀契闊嗣位之日時寄謬隆儀形天府釐正庶績八法六典無所不統昔晉武帝策荀公曾曰周之冢宰今之尚書令也況復才未半古尸素若茲晉太

尉陸玩云以我爲三公知天下無人矣軒冕儻來之一物豈是頂要乎弱歲歸心釋教年二十餘入鍾山就靈曜寺則法師受菩薩戒暮齒管陳輿攝山布上人遊款深悟苦空更復練戒運善於心行慈於物頗知自勵而不能蔬非尚染塵勞以此負愧平生耳揔之自敘時人謂之實録揔篤行義寛和温裕好學能屬文於五言七言尤善然傷於浮豔故爲後主所愛幸多有側篇好事者相傳諷翫于今不絕後主之世揔當

權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共陳暄孔範王瑗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頹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滅有文集三十卷竝行於世焉長子溢字深源頗有文辭性傲誕恃勢驕物雖近屬故友不免詆欺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洗馬中書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入隋爲秦王文學第七子濯駙馬都尉祕書郎隋給事郎直祕書省學士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也九世祖信吳太常卿有名江左察幼有至性事親以孝聞六歲誦書萬餘言弱不好弄博弈雜戲初不經心勤苦厲精以夜繼日年十二便能屬文父上開府僧坦知名梁武代二宮禮遇優厚每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爲遊學之資察竝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宮盛脩文義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爲儒者所稱及簡文嗣位尤加禮接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兼司

文侍郎除南郡王行參軍兼尚書駕部郎值梁室喪亂於金陵隨二親還鄉里時東土兵荒人飢相食告糴無處察家口既多並採野蔬自給察每崎嶇艱阻求請供養之資糧粒恒得相繼又常以己分減推諸弟妹乃至故舊之絕者皆相分卹自甘唯藜藿而已在亂離之間篤學不廢元帝於荊州即位父隨朝士例往赴西臺元帝授察原鄉令時邑境蕭條流亡不反察輕其賦役勸以耕種於是戶口殷盛民至今稱焉中書

侍郎領著作杜之偉與察深相眷遇表用察佐著作仍撰史永定初拜始興王府功曹參軍尋補嘉德殿學士轉中衞儀同始興王府記室參軍吏部尚書徐陵時領著作復引爲史佐及陵讓官致仕等表竝請察製焉陵見歎曰吾弗逮也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除散騎侍郎左通直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報聘于周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竝爲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

虛士箸西聘道里記所敘事甚詳使還補東宮學士于時濟陽江揔吳國顧野王陸瓊從弟瑜河南褚玠北地傅縡等皆以才學之美晨夕娛侍察毎言論製述咸爲諸人宗重儲君深加禮異情越羣僚宮內所須方幅手筆皆付察立草又數令共野王遞相策問恒蒙賞激遷尚書祠部侍郎此曹職司郊廟昔魏王肅奏祀天地設宮縣之樂八佾之舞爾後因循不革梁武帝以爲事人禮縟事神禮簡古無宮縣之文陳初承

用莫有損益高宗欲設備樂付有司立議以梁
武帝爲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者咸希上旨
竝即注同察乃慱引經籍獨違羣議據梁樂爲是
當時驚駭莫不慙服僕射徐陵因改同察議其
不順時隨俗皆此類也拜宣惠宜都王中錄事
參軍帶東宮學士歷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
府諮議參軍丁內憂去職俄起爲戎昭將軍知
撰梁史事固辭不免後主纂業勑兼東宮通事
舍人將軍知撰史如故又勑專知優冊謚議等

文筆至德元年除中書侍郎轉太子僕餘並如故初梁季淪沒父僧坦入干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勑申專加譬抑尒後又遣申宣旨誡喻曰知比哀毀過禮甚用為憂卿迥然一身宗奠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以存禮制憂懷既深故有此及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宮通事舍人察志

在終喪頻有陳讓並抑而不許又推表其略曰
臣私門釁禍併懼殃罰偷生晷漏冀申情禮而
尩疹相仍茸莫穢質非復人流將畢苦壤豈期
朝恩曲覃被之纓紱尋斯寵服彌見靦覥且宮
闈祕奧趨奏便繁寧可以玆荒毀所宜叨預伏
願至德孝治矜其理奪使殘魂喘息以遂餘生
詔答曰省表具懷卿行業淳深聲譽素顯理徇
情禮未膺刀筆但參務承華良所期寄允玆抑
奪不得致辭也俄勑知著作郎事服闋除給事

黃門侍郎領著作察既累居憂服兼齋素日久
自免憂後因加氣疾後主嘗別召見見察柴瘠
過甚爲之動容乃謂察曰朝廷惜卿卿宜自惜
既蔬菲歲久可停持長齋又遣度支尚書王瑗
宣旨重加慰喻令從晚食手勑曰卿羸瘠如此
齋菲累年不宜一飯有乖將攝若從所示甚爲
佳也察雖奉此勑而猶敦宿誓又詔授祕書監
領著作如故乃累進讓並優荅不許察在祕書
省大加刪正又奏撰中書表集拜散騎常侍尋

授度支尚書旬月遷吏部尚書領著作竝如故
察旣博極墳素尤善人物至於姓氏所起枝葉
所分官職姻娶興衰高下舉而論之無所遺失
且澄鑒之職時人以梓匠相許及遷選部雅
允朝望初吏部尚書蔡徵移中書令後主方擇
其人尚書令江揔等咸共薦察勑答曰姚察非
唯學藝優博亦是操行清脩與選難才今得之
矣乃神筆草詔讀以示察察辭讓甚切别日召
入論選事察垂涕拜請■東皐賤族身才庸

近情忘遠致念絕脩途頃來忝竊又知逾分特
以東朝攀奉恩紀謬加今日叨濫非由才舉縱
陛下特升庸薄其如朝序何臣九世祖信名高
往代當時纔居選部自後罕有繼蹤臣遭逢成
擢沐浴恩造累致非據每切妨賢臣雖無識頗
知審己言行所踐無期榮貴豈意銓衡之重妄
委非才且皇明御歷事高昔代羽儀世胄帷幄
名臣若授受得宜方爲稱職臣夙陶教義必知
不可後主曰選衆之舉僉議所歸昔毛玠雅量

清恪盧毓心平體正王蘊銓量得地山濤舉不失才就卿而求必兼此矣且我與卿雖君臣禮隔情分殊常藻鏡人倫良所期寄亦以無慙則悊也察自居顯要甚勵清潔且稟錫以外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止送南布一端花綀一匹察謂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綀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遂請猶冀受納察勵色驅出因此伏事者莫敢饋遺陳滅入隋開皇九年詔授祕書丞別勑成梁陳二

代史又勑於朱華閣長參文帝知察蔬菲別日乃獨召入內殿賜菓菜乃指察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察往歲之聘周也因得與父僧垣相見將別之際絕而復蘇至是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爲之歔欷察幼年嘗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菩薩戒及官陳祿俸皆捨寺起造井追爲禪師樹碑文甚遒麗及是遇見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書此寺禪齋詩覽之愴然乃用

蕭韻述懷爲詠詞又哀切法俗益以此稱之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于戶上仁壽二年詔曰前祕書丞北絳郡開國公姚察彊學待問博極羣典脩身立德白首不渝雖在哀疚宜奪情禮可員外散騎常侍封如故又敕侍晉王昭讀煬帝初在東宮數被召見訪以文籍即位之始詔授太子內舍人餘並如故車駕巡幸恒侍從焉及改易衣冠删正朝式切問近對察一人而已年七十四大業二年終于東

都遺命薄葬務從率儉其略曰吾家世素士自有常法吾意斂以法服並宜用布土周於身又恐汝等不忍行此必不爾須松板薄棺纔可周身土周於棺而已葬日止麤車即送厝舊塋北吾在梁世當時年十四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菩薩戒自爾深悟苦空頗知回向矣嘗得留連山寺一去忘歸及仕陳代諸名流遂許與聲價兼時主恩遇宦途遂至通顯自入朝來又蒙恩渥既牽纏人世素志弗從且吾習蔬菲五十

餘年旣歷歲時循而不失瞑目之後不須立靈
置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菓菜任
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初察願讀一藏經竝
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
空寂其後身體柔軟顏色如恒兩宮悼惜賵賻
甚厚察性至孝有人倫鑒識冲虛謙遜不以所
長矜人終日恬靜唯以書記爲樂於墳籍無所
不覩每有製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見咸重富博
且專志著書白首不倦手自抄撰無時蹔輟尤

好研覈古今諟正文字精采流贍雖老不衰兼
諳識内典所撰寺塔及衆僧文章特爲綺密在
位多所稱引一善可録無不賞薦若非分相干
咸以理遣盡心事上知無不爲侍奉機密未嘗
洩漏且任遇已隆衣冠攸屬深懷退静避於聲
勢清潔自處貲産每虚或有勸營生計笑而不
答穆於親屬篤於舊故所得禄賜咸充周䘏後
主所製文筆卷軸甚多乃别寫一本付察有疑
悉令刋定察亦推心奉上事在無隱後主嘗從

容謂朝士曰姚察達學洽聞手筆典裁
古猶難輩匹在於今世足爲師範且訪對
聽之使人忘倦察每製文筆勑便索本[illegible]曰我
姚察文章非唯覩玩味無巳故是一宗匠徐陵名
高一代每見察製述尤所推重嘗謂子儉曰姚
學士德學無前汝可師之也尚書令江揔與察
尤篤厚善每有製作必先以簡察然後施用揔
爲詹事時嘗製登宮城五百字詩當時副君及
徐陵以下諸名賢竝同此作徐公後謂江曰我

所和弟五十韻寄弟集內及江編次文章無復
察所和本述徐此意謂察曰髙才碩學庶光拙
文今須公所和五百字用偶徐庾章也察謙遜
未付江曰若不得公此製僕詩亦須弃本復乖
徐公所寄豈得見令兩失察不獲已乃寫本付
之爲通人推挹例皆如此所著漢書訓纂三十
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卷
悉窮該博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察所撰梁
陳史雖未畢功隋文帝開皇之時遣內史舍人

虞世基索本且進上今在内殿梁陳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論及紀傳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仍以體例誡約子思廉博訪撰續思廉泣涕奉行思廉在陳爲衡陽王府法曹叅軍轉會稽王主簿入隋補漢王府行叅軍掌記室尋除河間郡司法大業初内史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踵成梁陳二代史自爾以來稍就補續

史臣曰江揔持清標簡貴加潤以辭采及師長六官雅允朝望史臣先[illegible]稟茲令德光斯百行

可以厲風俗可以厚人倫至於九流七略之書名山石室之記汲郡孔堂之書玉箱金板之文莫不窮研旨奥遍探坟井故道冠人師搢紳以爲準的旣歷職貴顯國典朝章古今疑義後主皆取先臣斷决焉

列傳第二十一　　陳書二十七